佳节词话 张永生

古人的七夕情

唐宫七夕乞巧图（中国画·局部） 佚名

作为距离秋天最近的一个节日，七夕总会浸染上“多情自古伤离别”般凄美的色彩。历代文人雅士，留下了大量叹咏牛郎、织女悲欢离合及七夕风俗的诗文。

《诗经·大东》中最早记录了牛郎、织女的情事：“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诗中的牛郎、织女分隔于天河两岸，终日辛勤劳作，使人感觉到二人那份相望而不能相聚的幽怨之情。三国时期的曹丕在《燕歌行》中也说：“星汉两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都表明了他们是一对长期被天河所阻隔的恋人。

自古以来，心灵手巧的女性都备受人们赞赏，南朝皇帝梁简文帝有咏诵穿针乞巧之句：“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七夕穿针》）“疑月”“恨风”表现了穿针女想尽快将彩线穿入针孔的急切心情。南朝梁时的诗人刘遵、刘孝威也各有《七夕穿针》诗一首：“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向花抽一缕，举袖弄双针。”“缕乱恐风来，衫轻羞指现。故穿双眼针，持缝合欢扇。”前诗写穿针女子于花前月下，以穿双针争强斗巧。后诗中的女子于七夕穿针则不仅乞巧，更重要的是向织女祈求爱情的幸福，当她“故穿双眼针”时，她既怀有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又“恐风来”缕乱，穿针不顺，给她“合欢”的美梦投上一层暗影。诗人借助具有特征的事物，以暗示的手法，推开了穿针女的心灵之窗，让人们看到了她们七夕穿针的内心隐秘。

七夕诗虽然浩瀚如烟海，但写出有新意的并不多见。清代，江苏镇江有个王氏女，她14岁那年的七夕，作了一首诗：“四海烟沉望下方，笑他痴女忒荒唐。小仙果有无穷巧，如何一岁一见郎。”从这个少女借用织女之口写诗，意境清新而又不落前人窠臼。清代浙江秀水县有个叫黄箴的才女，著有《文韵阁诗集》，她也写过一首《七夕》：“造化玄机却总才，名花终古少常开。阿依不乞天孙巧，但愿年年送拙来。”因为上天都忌妒有才的女子，因而自古以来才女大多薄命。作者别出心裁地写出了自己偏不向“天孙”（织女）乞巧，而要求“乞拙”，这是对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控诉和鞭挞。民间流传一首七夕回文诗：“星双照处展云罗，好梦鸳衾一半多。屏画倚娇含睇女，青娥淡扫夜如何。”此诗读后意境大新，回味无穷。

七夕节这个节日，也一直深深地打动着中国人的心，致使牛郎、织女的传说通过文学、艺术、风俗甚至宗教等渠道，渗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民俗生活之中。

浮世逸草 明备

留住一抹夕阳

浙人胡敬阳先生既有艺术天分，兼具工匠精神，他所创办的红木家具厂，不仅能够制作大件精品，设计简洁新巧，还善于创作精巧艺术把件，文玩清供，书房饰品，均有涉猎，见者无不怦然心动，以能把玩摩挲、涵养性情为快。

避俗趋雅，臻于至善，是文人的天性。某日到胡敬阳先生厂房参观时，看到刚刚制作好的一对臂搁，采用海南名木坡垒为原料，仿竹刻而成，美妙绝俗，顿时一见倾心。臂搁正面雕刻的是池水中一肥蟹正舒展身体，枪戟横陈，作悠然自得状，上方荷叶田田，自如舒卷，莲花两朵，一含苞待放，一莲蓬初成。造型生动，意境悠远，暗寓“和谐”，美轮美奂。其背面凹陷处，采用镂空雕法，刻的是刘海戏金蟾之传统题材，当空一轮红日，祥云缭绕，水面浩廓，波浪迭涌，刘海散发，喜笑颜开，敞怀凸肚，潇洒适意，手提钱串，肩扛扫帚，一尊金蟾蹲踞其上，与刘海相视而乐；刘海足踏巨浪，信步向前，颇有履险如夷之势。雕工细腻，人物传神，摩挲久之，不忍释手。询价之后，觉得合理，不假思索，购之而归。如今信息时代，键盘早已代替了手写，别说蝇头小楷，就是钢笔也懒得拿了，于是臂搁的实用价值亦不复存在，购置它只是为了满足一腔怀旧的情愫。从此，偶有闲情，把玩片刻，看着它的颜色慢慢变深变红，如同岁月一般的老去，聊以怡情赏心，自得其乐罢了。

沐浴过旧时月色的文人，对传统文化多有所偏爱。他们不仅喜欢欣赏并收藏臂搁之属，还喜欢把玩与收藏古琴、古砚、彩笺、松墨、笔筒、石雕、竹刻等文房用品与文化饰物。记得早些年阅读董桥先生的文章时，就对其笔下所记述的当代竹刻大师周汉生先生的故事神往不已。董桥先生在《泛起岁月的风采》中写道：

中国竹刻从明清发展到当代，大半作品只知拟古而不见新意。周汉生的作品不同，不但直攀圆雕的最高造诣，而且胸中自有风规，韵味应刀而生。《荷塘牧牛》笔筒那个牧童牛背吹笛，大有古趣。水牛三头各显意态，或仰天呼气，或回眸一笑，或随波入定，神情大妙，十足李可染水墨章法。这个笔筒处处留白，避掉“刻法愈备，去刻愈远”的弊病。笔筒天头荷叶田田，一片一世界，听任风前婀娜，舒卷自如，几疑随时可以听到淅沥的雨声。浓绿丛中的出水芙蓉，有的含苞，有的盛放，竟觉幽香袭人欲醉。这样的刻功在竹刻史上是空前的刀法。

文房臂搁。

周汉生先生的竹刻实物至今无缘觌面，但对于他的竹刻艺术还是有缘亲近的。今年仲春时节，我到天津拜访文化学者张传伦先生，将返欲作挥手告别之时，张先生急匆匆驱车从家里赶到宾馆，怀里抱着尚未拆封的极厚重的一部书籍，说道：“感君厚谊，无以为馈，友人刚从香港寄赠的《周汉生竹刻艺术》图册，留作纪念。”就这样我一路抱着上了飞机，辗转回到家中，已是当天深宵，就着灯光拆开包装，仔细品赏，确属高雅绝俗之作。该书由香港何孟澈先生编著，中华书局（香港）2017年1月初版，精装12开本，铜版纸印制，共计371页，收录了周汉生先生平生竹刻精品，并整理分类，逐一品鉴，图文并茂，可珍可藏。封扉由董桥先生题签的“留住一抹夕阳”，笔笔渗透着何绍基的韵味，流露出来的是旧时明月朗润过的隽秀与清澈；就连何孟澈先生的签名亦清雅可赏，娱目娱心。我知道，在这部书里，不仅珍藏着一曲传统文化的天籁，亦珍存着当今一批风雅文人的情怀，一段光风霁月般的友谊。

如今，胡敬阳先生雕制的臂搁，连同张传伦先生馈赠的书籍，都静静躺在墨香四溢的书斋里，每天都在伴我，迎来一轮朝晖，留住一抹夕阳。

百味书斋 潘玉毅

读书四境

读书就跟吃东西一样，大抵会经历四个阶段。

读书的第一阶段是闻说。相熟的好友间常会交流吃货心得，你向我推荐一道菜，我向你推荐一个饭馆。唇齿翻飞间，饭菜还未摆到人面前，人已隐隐地闻到饭菜的香味。读书与之相类，有着相同爱好的旧友重逢，免不了要聊及一二新读新购之书以为交流。于是，我们虽未见其书，胸中已生向往之心。然道听途说总未见得真实，这世间沽名钓誉的人太多，谁又能保证书就不会被夸大其词呢？更何况每个人的兴趣口味未必一致，如果止于这个阶段，也就很难对书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读书的第二阶段是尝试。“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古诗里的意境多美啊，但是事隔经年，谁知道杏花烟雨里的小店是不是改卖啤酒了呢，那样的话可就要少却许多意境。尝试则是验证虚实的一个好方法。佳肴要品过方知其美，好书也得读过才知其好。尝试是为了甄别，从而有所选择。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果腹，粗茶淡饭即可，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打发时间，随便一张报纸、一本杂志即可，但如果是想汲取精神养分，就得有所选择。好的菜肴色香味俱全且有营养，好的书籍亦是。只是菜不细品不知其味，书不细读不解其意罢了。

读书的第三阶段是咀嚼。中国民间有一句歇后语：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啥滋味。对于美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亦有不同的吃相，有的人一见酒菜上桌，牛饮鲸吞，仿佛经历了岁月久远的饥荒，有的人却喜欢细嚼慢咽，宛如和风细雨在耳边吹拂。从结果来看，狼吞虎咽固然管饱，却多半不得美食精髓，而咀嚼与之相反。打个不太妥帖的比方，厨师若是不小心把头发丝、竹签子做进菜里去了，前者极容易卡到喉咙，而后者则可以及时发现并剔除。茶细细品方觉其香，书中滋味亦然。只有沉下心来，才知好坏。

读书的第四阶段是回味。有些菜吃过一遍就不想再吃了，但有些菜吃过一回之后让人念念不忘，下次再来时依旧是必点之菜。读书也是如此，有些书看过一回就再也不想看了，而有些书则让人爱不释手，即便放下了也会很快再拿起来。哪怕三五年之后，依旧对书中的内容记忆犹新，而且曾经似懂非懂的内容，后来忽然就茅塞顿开了。书要回味方有味，牛羊靠着反刍消化食物吸收营养，人则靠着回味增进理解加深印象。

读书时观之在眼，听之在耳，读之在口，记之在心，我们才敢说“读有所得”。否则，所谓读书，不过一句空谈而已。

季候物语 郑学富

白露为霜

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表示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仲秋时节的开始。露是白露节气后特有的一种自然现象，《礼记》云：“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白露诠释为：“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谚语云：“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过了白露节，夜寒日里热”。白露过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阳光普照，气温尚热，但太阳一落山，气温便很快下降，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季节。夜间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细小的水滴，非常密集地附着在花草树木的绿色茎叶或花瓣上，呈白色，尤其是经早晨的太阳光照射，看上去更加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因而得“白露”之美名。

《诗经·秦风·蒹葭》有一首著名的诗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描写的是一片水乡清秋的景色。生长在河边的茂密芦苇，颜色苍青，晶莹透亮的露水珠已凝结成白刷刷的浓霜，秋风凉爽袭人，茫茫的秋水泛起浸人的寒气。我心中的那个好人儿，伫立在那河水旁。这首诗把白露时节特有的景色与人物委婉惆怅的相思感情交铸在一起，创造一个扑朔迷离、情景交融、触情见景的意境。三国曹丕在《燕歌行》中有“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的诗句，描绘了一幅白露时节秋色图：秋风萧瑟，草木零落，白露为霜，候鸟南飞。魏晋时期的诗人左思《杂诗》中也有：“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的诗句。

唐代诗人徐敞在《白露为霜》一诗中云：“早寒青女至，零露结为霜。入夜飞清景，凌晨积素光。”颜粲也有“悲秋将岁晚，繁露已成霜。遍渚芦先白，沾篱菊自黄”的诗句。诗人在白露节的当天看到水边的芦苇白了，篱笆下的菊花也盛开了。想起了“蒹葭”这首诗，不由地勾起了思乡之情。白居易在《南湖晚秋》这首诗里描绘出了一幅凄凉的晚秋图：白露到来，秋风萧瑟，荷花凋残，枫叶染红，芦草枯黄，到处一片萧瑟景象，诗人触景伤情，怀念身居异地的亲人：“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老。且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手攀青枫树，足蹋黄芦草。惨澹老容颜，冷落秋怀抱。有兄在淮楚，有弟在蜀道。万里何时来，烟波白浩浩。”唐朝诗人卢殷也在《悲秋》一诗中云：“秋空雁度青天远，疏树蝉嘶白露寒。阶下败兰犹有气，手中团扇渐无端。”

元代作曲家吴西逸在秋夜酒醉后，看到周围的景色，有感而发，创作的一首小令《清江引·秋居》：“白雁乱飞秋似雪，清露生凉夜。扫却石边云，醉踏松根月，星斗满天人睡也。”全曲文字简洁，意境潇洒，色彩淡雅，格调清新，白雁、雪、云、月、星斗，组成一幅静谧清凉的秋夜画面，素雅之色衬淡泊之情。